



# 李煜词传

一种销魂是李郎

吴侯阳◎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 李煜词传

李煜词传

李煜词传

# 李煜词传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煜词传 / 吴侯阳著. — 北京 : 同心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477-0127-0

I. ①李… II. ①吴… III. ①李煜 (937~978) — 传记 IV. ①K827=4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71841号

## 李煜词传

---

出 版：同心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100005  
发 行：(010) 65255876 (0769) 23058812  
总 编 室：(010) 65252135-8043  
网 址：[www.bjd.com.cn/txcbs/](http://www.bjd.com.cn/txcbs/)  
印 刷：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9  
字 数：194千字  
定 价：36.80元

---

同心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目录

### 第一章 飞花逐月……………01

02 | 泊秦淮

07 | 应天长

15 | 望远行

25 | 东风寒

### 第二章 杏花春深……………33

34 | 思帝乡

40 | 山花子

47 | 谒金门

54 | 一斛珠

### 第三章 雨琐朱窗……………63

64 | 小庭花

71 | 调啸词

77 | 渡中江

85 | 渔歌子

### 第四章 情生意动……………97

98 | 三台令

104 | 深院月

108 | 子夜歌

119 | 南歌子

第五章 情海生波……………125

126 | 浣溪纱

132 | 玉楼春

139 | 采桑子

145 | 菩萨蛮

第六章 伤妻悼子……………153

154 | 后庭花破子

161 | 长相思

167 | 喜迁莺

172 | 谢新恩

第七章 恨红倚翠……………179

180 | 更漏子

186 | 罗敷媚

192 | 蝶恋花

198 | 折柳枝

第八章 秋风乍起……………205

206 | 捣练子

212 | 开元乐

216 | 青玉案

221 | 清平乐

第九章 渔阳鞞鼓……………229

230 | 相见欢

234 | 西楼子

240 | 临江仙

247 | 破阵子

第十章 梦回江南……………255

256 | 望江南

261 | 乌夜啼

268 | 浪淘沙

274 | 虞美人



第一章  
飞花逐月



## 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唐·杜牧《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最是春暖花开的四月，桨声灯影里，她——秦淮河，再一次带着金陵城的古今梦幻一路轻歌而来，于夜色正浓时，闯入我倦的眼帘，平静如月光倾泻。

夜色里，我走在烟雨蒙蒙中的秦淮河畔，看她以一座座古色古香的桥梁为谱，一艘艘灯火通明的画舫为符，在星空下旋转鸣唱，凌波曼舞，似是前朝某个后妃遗落下的一条珠链，浮泛着古韵挂在时空的颈项。桃红柳绿依旧摇曳于碧波上的桨棹唱出忧伤的“莫愁”，古城墙外的钟山依然投以浅淡的微笑随风传送，只是早已没了“旧时王谢堂前燕”的闲趣，也少了秦淮八艳的温香软玉。

清风细吹，皓月当空，朦胧中夹杂着忧伤，模糊中渗透着伤感。放眼望去，河畔的每一堵墙都是一首沉痛的歌，每一幢楼都是一段凄婉的故事。那粼粼的爱情之波，曾湮没了陈圆圆的婉转蛾眉、董小宛的诗情画意、柳如是的侠肝义胆、卞玉京的长斋绣佛、顾横波的奇情雅趣，却未能掩盖李香君的血染桃花。历尽沧桑，风雨斑驳后的媚香楼绚烂依旧，秦淮河畔繁华依然，却是歌

罢杨柳楼心月，舞低桃花扇底风。

忽地想起“繁华落尽”一词，仔细推敲它的含义，竟不能语。逐个来看，每一个字眼皆有说不尽的荒凉，道不尽的沧桑，看似枝繁叶茂，看似盛景荣昌，一个繁华语一个落尽词，这个中滋味怎一种情绪、一个长句就能分得清楚道得明白？物在，景在，情却不再；你在，我在，爱却不再。不知道若李香君早些明了“繁华落尽”会做怎样的慨叹，是否还会一如既往，为爱而执著一生？但，尽管能够想起“繁华落尽”，我却仍然释解不了某种情愫，只能在幻影里看那桃花丛中的李香君在侯方域身前掩面唏嘘，哽咽无语。

走上掩映在重楼叠宇中的文德桥，旖旎的秦淮河水从脚下蜿蜒而过，在橘红的灯影里，斜织的雨雾里，荡起一阵阵金黄涟漪，逐渐变得清亮、舒展、阴柔、含蓄、缠绵，不仅透着一种古典美，还浸着一种别致的浪漫色彩。遥想当年，秦淮河灯火通明、楼台辉煌，夜夜笙歌不绝，身穿锦衣的公子哥饮宴于两岸酒家，倚红偎翠，斗酒千杯不言醉；手调琴瑟的艳装歌女斜坐画舫之中，顾盼生辉，莺歌燕舞至拂晓，只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些醉生梦死的场景早已隔了天涯、阻了海角，不由得我不生出几分难禁的惆怅来。

手扶栏杆站在桥上，沿着夜色的痕迹向深邃的远处望去，从前那习惯负载烟云、流岚、虹霞的秦淮，此刻竟显出几分清静的颜色来，夜色也因此变得轻如水雾，一阵风吹过，所有的浮华便被吹散得了无痕迹。霓虹的灯影里，隐约只看到平静的河水，随画舫穿梭而过留下一条有韵律的光影，又在船尾悄然消逝，似带走了六朝的金粉，只留下那漾漾的柔波，在从前那些留过痕迹的地方，去寻找琴声、歌声、笑声和桨声，和那份属于自己的情怀。能寻得到吗？想来那些风花雪月已是再也无处寻觅

的芳梦，看来也唯有把从来都是恍如一梦的繁华寄托在这夜游秦淮当中了。

远处传来划船的声音。划船的是一位身着古装的少妇，我挥挥手，船停了下来，它载着我和几个操着东北口音的游客径自向秦淮河深处滑去。此时的秦淮河宛若流苏，在温婉的水雾中如绸带般游移、漂动。船桨在水面上轻轻划动，桨叶拍击水面的汩汩声在静谧的夜里显得清亮悦耳，如诗如歌，犹如快乐的行板，在河的五线谱中跳跃，瞬间便捣烂了水中温柔的灯影。

行在如歌的秦淮上，小船仿佛一叶轻舟，徐徐划破河水缓缓前行。雨越下越大，此刻两岸的游人已经少了起来，喧嚣的秦淮河在刹那间便安静下来，我们这些坐船夜游的人也自觉压低声音，唯恐惊醒这水上的梦。抬头，望向远处消逝在烟霭中的媚香楼，我又想起了李香君，难道这里真的就是她和侯方域相识相知又怅然诀别的地方？秦淮河正以她无声的沉默诉说着那个遥远而又迷离的故事，就像从与我们擦肩而过的那条画舫里飘出来的吴语歌声，虽然听不懂它的内容，但那旋律却始终叩击着我的心扉，令我无法不被它感动。

我轻轻叹息着，或许，孔尚任当年便是在这雨中秦淮的某处阁楼里潜心描摹创作出流传千古的戏曲名篇《桃花扇》的吧？只是不知那时的他有没有像李香君那样无数次推开临河的纱窗，深吸这秦淮的钟毓灵气？

夜风添大，吹得船头船尾的灯笼摇晃不定，河上景物的倒影也跟着摇摇晃晃起来，而两岸的灯光也慢慢少了起来。此情此景，倒更像朱自清笔下的秦淮河了——暗淡的灯光，像梦一样般；那偶然闪烁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

雨越下越密，扑扑落落打在两岸游人的伞上，叫人有些心慌。河面上被雨水打起一片蒙蒙薄雾，水面漾起一圈圈涟漪，顿

时揉碎了旖旎的灯影，橘黄的、浅粉的、玫瑰红的，而后又把它们调和到一起，旋即变成琢磨不定的一湾斑斓的流岚，一抹彩色的雾水。我顶着雨水踩着桨叶一路遐想，四望远近船坞，但见画舫横斜、曲桥醉卧，两岸亭榭错落，其间人影浮动、觥筹交错，刚想缅怀一下六朝旧事，蓦地却又传来歌女用吴侬软语唱出的一首《桃花扇》词：

秦淮无语送斜阳，家家临水映红妆。  
春风不知人事改，依旧欢歌绕画舫。  
谁来叹兴亡？  
青楼名花恨偏长，感时忧国欲断肠。  
点点碧血洒白扇，芳心一片徒悲壮。  
空留桃花香。

又是李香君。

爱一场梦一场，最后却成空，香君临去之前还给情郎留下一句话：“公子当为大明守节，勿事异族，妾于九泉之下铭记公子厚爱。”可惜，她的侯公子最后连玩世的犬儒主义者都没做成，白白污了香君的名声。

想着李香君与侯方域的情事，踏潇潇落雨，望满阶寒凉，我在心底轻轻叩问起这一池春水，难不成这天下所有的真爱都会转瞬成空？难不成这世间所有的山盟海誓都会在别离的泪水后消逝得了无踪影？

李香君去了，侯方域去了，尽管他们的身影如风华烟月般被岁月侵蚀得找不到一丝痕迹，可旧去的胭脂味却依旧缠绕在秦淮河两岸，绵绵不绝，永无尽头。爱情是什么？我心里忽有所动。或许就是那远处的灯火吧，夜幕升起，灯火辉煌；曙光照耀，那

灯火便又归于平静，刹然消逝。

船到桃叶渡，画舫轻轻摇着掉转船头，穿过淮清桥，朝来时的方向悄然滑去。我望着在夜色中显得温柔无限的河水和两岸依然夺人眼目的彩灯招牌，心里不禁泛起些许难舍难分的感觉。也许，这就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吧？

然而我究竟在缅怀谁呢？我不知道。

归途中，夜凉如水。风已渐渐歇了，月亮却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路上行人稀少，华灯闪烁，夜雨金陵朦胧有致，走在这灯光流影里，聆听那“五更桐叶最佳音”的雨声，我竟不知身在何处，心所何往了……

六朝金陵，金粉所在。秦淮河，多少的故事、多少的传说、多少的情感……每一幢阁楼，每一座亭子，都在我疲倦的眼底婉转低吟着它们千转百回的痛苦身世，任清莹的泪水会聚一起融入河内，随着时间的流逝向远方流淌。

我站在码头的石阶上，那水雾弥漫的风情似乎已成为过去的影子，目光所及之处，都已似是而非，从前那份缠绵、委婉的灵动都已消逝不见，水声汨汨处，耳畔却又蓦地响起南唐中主李璟的那首名满九州的《应天长》来。

低低吟着李璟的《应天长》，我终于明白我在这里缅怀谁了。是的，我想起了李煜，想起了那个和大周后缠绵于秦淮河畔的翩翩公子南唐李后主。只是，我们的故事还得从他的父亲李璟，从这首动人肺腑的《应天长》说起。远处灯火阑珊，却不知道是否中主李璟案头那缕未尽的烛光，颌首低眉处，掌心上未曾老去的章节，终将情归何处？又可否会凋零为朱颜辞镜的诗篇词章？我不得而知，俯仰间，我已望向一千多年前的公元943年。

## 应天长

一钩初月临妆镜，蝉鬓凤钗慵不整。  
重帘静，层楼迥，惆怅落花风不定。  
柳堤芳草径，梦断辘轳金井。  
昨夜更阑酒醒，春愁过却病。

——李璟《应天长》

那一年，是南唐烈祖升元七年。烈祖李昇因误信方士之言，服食金丹企图延年益寿，不料疽发于背，群医束手，辗转床褥已非一日。56岁的李昇自知来日无多，尽快选定南唐国的继承人便成了当务之急。可是要将三千里地河山的南唐国交到谁手里才是最稳妥的呢？

在五个儿子中，三子景遂是李昇心中最理想的皇位继承人，所以登基称帝后，迟迟没给予长子李璟应得的太子名分，只封他为齐王了事。

光阴荏苒，转眼就到了升元六年，李昇春秋五十有五，朝中大臣对未立太子一事啧有怨言，李昇无奈，只好于八月下诏立李璟为太子。不料生性淡泊的李璟却上表固辞，不愿接受太子封号。李昇见他固辞不受，便又把立嗣的事拖延下来，打算再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将景遂立为皇嗣。

天算不如人算。就在李昇要将景遂立为皇嗣的关键时刻，他却因为服食金丹病倒了。躺在病榻上的他首先考虑到的还是传位的问题，趁着自己尚有一息之气，早日了却此事，九泉之下也可

以瞋目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最宠爱的妃子种时光居然也把目光对准了皇储之位。

种时光16岁入宫为教坊乐伎，常靓庄去饰，态度闲雅，宛若神仙，不仅貌美如花，而且生性警惠，知道如何讨人欢心，很快便得到李昇的宠爱。李昇晚年因服食丹药过量，性情变得狂躁不安，时动肝火，发怒时吼声如虎，大殿的门环经常会在他的怒吼中被震坏，所以每逢其发怒，左右大臣都胆战心惊、如丧考妣。而每每这个时候，种时光便会捧着一碗食物送到李昇面前，握着勺子喂他吃东西，一如平时从容自如、毫无惧色，李昇看到她这样，满腔的怒气也便跟着消失无踪，因此对她更加宠爱无度，称帝后即封其为夫人，宠逾六宫，就连李璟的生母宋皇后也都因而被逐渐疏远。

种时光恃宠生骄，偏偏又在李昇即位的第二年生下幼子景暹，这一下母凭子贵，更加不可一世，居然动起夺嫡的歪心思来。种时光明白，李璟在烈祖眼里从来都不是理想的继位人选，只要掰倒了他，剩下的景遂、景达也就不足为虑了。通过多日的暗中观察，种时光发现李璟于烈祖患病期间于齐王宫摆弄乐器，于是心生一计，趁李昇病情略有好转时，劝他摆驾齐王宫探视齐王，正好撞到李璟玩乐的情形。

李昇震怒异常，拂袖而归。因怨怒积郁于胸，导致病情迅速恶化，背上的疽疮开始崩裂，悲号之声响彻宫内外。对李璟这个儿子，他失望到了极点。这样一个玩物丧志、不务正业的人怎能继承帝位，带领南唐三十余州的老百姓屹立于攘攘纷争的天下而不倒呢？于是连忙吩咐种时光派人把远在扬州任东都留守的三子寿王景遂叫回来，要赶在死之前立其为太子。

听说要把寿王叫回来，种时光可不干了，她使出浑身的解数，在李昇面前数落齐王与寿王的不是，哭得一枝梨花春带雨，要他

答应立自己儿子景暹为嗣，未曾想却惹得李昇性起，立即叫来侍卫脱去她的簪珥，将其打入冷宫。

种氏被废的消息在这天傍晚传到了齐王宫的李璟耳中。虽然知道种氏是图谋夺嫡才被父皇打入冷宫，但李璟的心情却是异常的沉重。说实话，他从没想过要跟谁争夺帝位，与当皇帝管理国家比起来，他更想做像谢灵运、陶渊明那样纵情于山水之间的闲云野鹤，写写词，作作画，和王妃钟氏一起阅金经、调素琴，便是他今生最大的心愿，奈何他却偏偏身为烈祖的嫡长子，是皇位名正言顺的第一继承人。虽然他多次拒绝太子之封，但在满朝文武及老百姓的心里，他就是当今的太子，未来的唐帝，一切的一切似乎在他出生之初就在冥冥之中有了最终的安排。

当皇帝有什么好的？他坐在窗下的案几边轻轻叹息着。父亲李昇为了君临天下，运筹帷幄数十年，将一干异己分子杀的杀，逐的逐，到头来还不是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轮回？对想夺其君位的种氏，他一点也恨不起来，甚至深深同情起她的遭遇。这个女人，才貌双绝、知书达理，虽然诞下皇子，母以子贵，一朝飞上枝头做凤凰，但终究比不上嫁给一个平民逍遥快活。如果她没进入皇宫，没成为皇妃，凭她的才智，又怎会成为一个处心积虑，一心只想夺嗣的庸妇？又怎会将自已如花的前程葬送，到头来却沦落为一个被幽居冷宫的弃妃？

正胡思乱想着，王妃钟氏领着7岁的六子从嘉从殿外踱了进来。钟氏给他带来了种夫人已被李昇勒令削发为尼，逐出宫门的消息。怎么会？父皇怎么会勒令种氏为尼？这一夜，李璟一宿都没有合眼，小从嘉也一直守在书房里陪着他。

暮色四合，朦胧中，他仿佛看到娥眉淡扫的种夫人于黄昏里久坐冷宫的风檐之下，凝眸深处，依旧是满眼的残阳，依旧经惯回忆的青丝成一个髻，采一枝乐府小令别插于发间，情深款款地



等着父亲轻叩那深掩的重门，再邀她庭前吟风唱月，弹落三朝的情思，拨断五代的琴弦，叵耐望穿秋水处却闻杜宇声声，盼来的唯有那些影影绰绰的思念，蓦然回首时，所有的美好，曾经的恩爱，都早已陷于遥远的纷沓之中，不再缱绻。

一钩初月临妆镜，蝉鬓风钗慵不整。  
重帘静，层楼迥，惆怅落花风不定。  
柳堤芳草径，梦断辘轳金井。  
昨夜更阑酒醒，春愁过却病。

——李璟 《应天长》

他铺开纸笺，惆怅着种夫人的惆怅，感伤着种夫人的感伤，于笔下轻轻划出一首《应天长》小调，任那哀怨犹如落花一般，满地飘忽，时时刻刻都在窗前萦绕。

“一钩初月临妆镜”，如钩冷月冉冉升起，映在冰凉的铜镜里，更彰显出独坐妆镜前的她那份难耐的孤独与寂寥。为什么是一钩初月？看来这个独守空房的夜晚才刚刚开始，没有爱人的相伴，这漫漫长夜她又该如何打发？还有，月亮为什么偏偏要映在她的镜子里？难道它也想来笑话自己被弃的遭遇吗？

唉，她默默地流泪，深深地叹息，再不是与心爱的人相拥镜前画眉施妆的日子，也再不是揣着懵懂与期冀用心打扮自己的清晨，映入眼帘的唯有空中那轮与自己一样孤寂的晓月，还有这无限凄冷的夜晚。只是今夕究是何夕？以后的以后，她真的要在这一凄清的冷宫里度过冗长的一生吗？想到这里，她终是忍不住趴在窗下失声痛哭起来。

“蝉鬓风钗慵不整”，她是个注重仪态的女子，在他面前，她总是把自己打扮得美艳可人，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她不惜花重